

《草堂詩餘》與清初詞學宗尚的轉變： 追和角度的考察

張玉龍

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引言

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都以前一代的文學遺產作為基礎。當一代文體已經成為經典時，後代在這一文體上的種種新變，往往都是以對這一文學遺產的宗尚，作為其新變的資源與旗幟。清初¹詞學復興過程中，所面對的前代文學遺產主要是宋詞。因此，清初詞學風氣的轉變及各個詞派的產生，都是以宋詞為參照的。幾乎每一個詞派都有其所宗尚的宋代詞人，如陽羨詞派宗尚辛棄疾，浙西詞派宗尚姜夔，明清之際詞史的敘述多少就是以這種宗尚風氣的變化、轉移為線索。

這一宗風的轉變中，一部成書於南宋的詞選《草堂詩餘》²（以下簡稱《草堂》）的接受情況，成為詞史敘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究其原因，主要來自朱彝尊（1629–1709）康熙十七年（1678）在《詞綜·發凡》中的兩段話：

¹ 本文所謂「清初」，指清順治、康熙（1644–1722）兩朝。

² 《草堂詩餘》由南宋書坊所編選，以選北宋詞為主，是為適應歌女選唱的需求而編，成書年代大致在南宋寧宗慶元（1195–1200）以前。此書在宋末、元及明初並不算流行，南宋本已不存，元末有兩個版本，明前期現存也只有三個版本，而到了明代中期後，《草堂》變得越來越流行，版本開始增多，達三十餘種，據劉軍政統計，明嘉靖二十九年顧從敬分調增選本刊刻之後，後來許多《草堂》刊本受顧本影響頗大，相比最早的元代刊本，以及明代早期《草堂》刊本，晚明版本選詞都有所增加，達四百多首。見劉軍政：〈明代《草堂詩餘》版本述略〉，《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頁52。晚明各個版本之間選目雖然有所出入，但基本上都還是傳承自同一系統，入選詞人在整體格局上變化不大。除了在進行某些統計時特別點明所基於的版本之外，本文中的《草堂》並不指具體某一刊本，是指顧從敬刊本之後晚明這一《草堂》系統，這一系統的《草堂》與本文考察的時代更為接近，影響也更大。

獨《草堂詩餘》所收最下最傳，三百年來，學者守為《兔園冊》，無惑乎詞之不振也。

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見胡浩然〈立春〉、〈吉席〉之作，蜜殊〈詠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謂無目者也。³

這兩段話，貫穿整個清代以至現代，為人反復轉述，遂逐漸演變成一套關於明清之際詞史轉變的經典敘述，影響甚大。在判斷其說是否準確之前，有必要先按時間順序，更為細緻地還原這一話語形成的歷史性。

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高佑鈺云：「詞始於唐，衍於五代，盛於宋，沿於元，榛蕪於明。明詞佳者不數家，餘悉踵《草堂》之習，鄙俚褻狎，風雅蕩然矣。文章氣運，有剝必復，吾友朱子錫鬯出，而振興斯道。」⁴

二、康熙後期，沈皞日云：「竹垞博搜唐、金、元人集以輯《詞綜》，一洗《草堂》之陋。其詞句琢字煉，歸於醇雅，雖起白石、梅溪諸家為之，無以過也。」⁵

三、乾隆四年(1739)至十四年(1749)間，陳對鷗云：「國初以來江左言詞者，無不以迦陵為宗，家嫺戶習，一時稱盛。然猶有《草堂》之餘，自《浙西六家詞》出，瓣香南宋，另開生面，於是四方承學之士，從風附響，知所指歸。」⁶

四、乾隆四十三年(1778)，王昶云：「有明三百餘年，率以《花間》、《草堂》為宗，粗厲嫫褻之氣乘之，不能入南宋之舊。唯國初竹垞、秋錦諸公出，刊《浙西六家詞》，世稱雅正。」⁷

五、嘉慶三年(1798)，王昶云：「國初詞人輩出，其始猶沿明之舊。及竹垞太史甄選《詞綜》，斥淫哇、刪浮偽，取宋季姜夔、張炎諸詞，以為規範，由是江浙詞人繼之，扶輪承蓋，蔚然躋於南宋之盛。」⁸

³ 朱彝尊：〈《詞綜》發凡〉，載朱彝尊、汪森(編)：《詞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14。

⁴ 高佑鈺：〈湖海樓詞序〉，載陳振鵬(標點)、李學穎(校補)：《陳維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826。

⁵ 馮金伯：《詞苑粹編》，卷八，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941。

⁶ 同上注。陳對鷗於這段話中稱「己未夏北游假館於蓮坡」，結合其生活年代，其中己未當指乾隆己未四年，而查為仁(蓮坡)卒於乾隆十四年。因此這段話大致作於乾隆四年至十四年之間。

⁷ 王昶：《琴畫樓詞鈔序》，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萃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738。

⁸ 王昶：《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四一〈姚萇汀詞雅序〉，頁90。

六、嘉慶二十年(1815)，⁹郭麐云：「《草堂詩餘》玉石雜糅，蕪陋特甚，近皆知厭棄之矣。然竹垞之論未出以前，諸家頗沿其習。故其《詞綜》刻成，喜而作詞曰『從今不按，舊日草堂句』。」¹⁰

七、光緒十年(1884)，謝章铤引儲國鈞語云：「自《花間》、《草堂》之集盛行，而詞之弊已極，明三百年直謂之無詞可也。我朝諸前輩起而振興之，真面目始出。」¹¹

八、光緒二十年(1894)，陳廷焯云：「《花間》、《草堂》、《尊前》諸選，背謬不可言矣。所寶在此，詞欲不衰得乎？」¹²

九、光緒末年，王國維云：「清初諸公，猶不免守《花間》，《草堂》之陋，小令競趨側豔，自竹垞痛貶《草堂詩餘》而推《絕妙好詞》，後人群附和之。」¹³

十、1933年，龍榆生云：「清初詞人，未脫晚明舊習。自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¹⁴

朱彝尊《詞綜》中的幾段話，先經前期浙派詞人的傳播，後經乾嘉時中期浙派詞人王昶、吳錫麟的加強，到清末非浙派的詞論家也已經多少接受了這一判斷。經過不斷轉述、加強，這一話語的基本內容變為三部分：《草堂》的風行導致明代詞學不振；清初仍受明末詞風(或《草堂》)的影響；朱彝尊編輯《詞綜》取代《草堂》，引起清代詞學風氣大變。雖然從清末開始，詞論家對《草堂》不再作嚴厲批評，但這一敘述的主要部分，作為論述明清之際詞史的基本話語，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從清末民初況周頤、王國維等人開始，《草堂》已經開始得到部分的平反；現代學者對《草堂》與明代詞學的關係，也有了更為深入的討論。因此，本文無意探討這一話語的第一部分，而更關注另外兩個部分。對於這兩個部分，本文提出的主要問題有兩個：第一，清初詞壇受《草堂詩餘》的影響究竟有多大？第二，《詞綜》是如何具體抵制《草堂》的影響的？這一抵制與其新的詞學宗尚，被詞壇接受的過程如何？

關於第一個問題，由於明詞衰落、清詞復興這一說法高唱入雲，而《草堂》經常被視為明代詞學的代表，《草堂》及其所代表的一種詞學，在清初詞壇的影響就被忽略了，例如嚴迪昌《清詞史》以雲間詞派的餘響、「稼軒風」的南北傳揚及陽羨詞派的崛起，作為浙西詞派形成之前的敘述主線，似乎明末詞學的影響，只是延續到雲間

⁹ 此刊刻時間根據王兆鵬的考證，見王兆鵬：《詞學史料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28。

¹⁰ 郭麐：《靈芬館詞話》，卷一，收入《詞話叢編》，頁1505。

¹¹ 謝章铤：《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收入《詞話叢編》，頁3528。

¹²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收入《詞話叢編》，頁3970。

¹³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收入《詞話叢編》，頁4263。

¹⁴ 龍榆生：〈選詞標準論〉，載張璋等(編)：《歷代詞話續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頁1014。

派詞人，至多到王士禛主持的廣陵詞壇為止。論及這一影響時，論者又多從一種泛泛的明末詞風上來講，無法直觀展示《草堂》影響的具體程度。¹⁵

關於第二個問題，文學史上一種新動向的發生往往是一個過程，但有時一些事件的巧合卻掩蓋了這一過程。康熙十七年《詞綜》首次刊刻；翌年朱彝尊應博學宏詞試授翰林院檢討，詞壇地位大大提高；同年蔣景祁將朱彝尊攜至京師的《樂府補題》刻出，並引發詞壇名家諸多唱和；又在同年龔翔麟刊刻《浙西六家詞》，標誌著早期浙西詞派的形成。這一系列事件集中發生於康熙十八年(1679)前後，因此這一年往往被作為詞史的重要轉折點。這樣一種時間點上的巧合，使得這一年之後詞壇宗尚風氣轉變的速度、範圍被誇大了，更使得後世《詞綜》「一洗《草堂》之陋」這樣一種突變式的敘述顯得極為合理。類似這樣的論述在研究中常常可以見到：「至此《草堂》詞風正式告退，代之而起者，乃標榜南宋，推崇姜、張，尚醇雅、主清空之詞學風格。」¹⁶康熙十七、十八年，實際上只是一個轉變的開始，期間距《草堂》的影響衰落，浙西詞派佔據詞壇的統治地位，其實還有一個過程。目前學術界對這一具體過程的考察，還是不足的。

《草堂》對清初詞壇的影響，以及《詞綜》對這本書的批判與取代，體現的都是清初詞壇宗尚宋詞風氣的變化。通常觀察這一宗尚，往往只能從風格上著眼，比如對辛棄疾的宗尚從「豪放」的角度來看，對典雅詞派的宗尚則從「清空」、「醇雅」等角度來看，¹⁷但風格是一種很難判定的概念，這些描述風格的詞彙，內涵也很模糊。再者，號稱宗尚某一詞人是一回事，在創作中能否真正學習到前人則是另一回事。

追和詞為觀察清初詞壇宗尚風氣的變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追和指追步前人作品韻腳，或者追賦前人題目的創作。追和，尤其是次韻追和，是在創作中宗法前人的典型行為。在詞體中，追和所體現的宗法意義就更為明顯，因為詞與詩歌的整齊句式不同，詞的句式長短不一，要在每一句都步前人韻腳更難，受到前人作品的制約也更大，而這一限制卻也使得追和之作與原作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因此，追和詞往往不是簡單地按譜填詞，還包含對原作風格的模仿、繼承。即使作者在追和前人時，只是簡單地使用其韻腳，這種亦步亦趨的創作，表現出的也是對前人詞作的一種深層認同。總之，當我們關注的是一種詞學宗尚「風氣」的變化時，不論是刻意的學習，還是簡單的步韻，追和都是觀察這一風尚變化的直觀途徑。

¹⁵ 張宏生注意到了《草堂詩餘》分調本的詞集編排體例對揚州詞壇詞籍出版的影響，以及揚州詞壇詞論中對《草堂》的較高評價，但還未及討論《草堂》在創作上的影響。見張宏生：《清詞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23-25。

¹⁶ 陶子珍：《明代詞選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99。

¹⁷ 本文以南宋「典雅詞派」或「姜張詞派」來指稱姜夔、史達祖、張炎、周密、王沂孫、吳文英等詞人，「典雅詞派」名稱採用劉少雄說。見劉少雄：《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年），頁102-8。

清初詞學復興，追和詞相比以前時代，在數量上也大大增多。本文期望結合這些追和詞的統計數據，來觀察清初《草堂》的實際影響程度，由此展示朱彝尊編纂《詞綜》打擊這一影響的具體策略，並還原詞壇接受朱氏這一新詞學觀點的過程。總之，本文期望更加具體、詳細地還原清初詞壇詞學宗尚風氣及其變化，並對現有的清初詞史建構提出一些修正。

《草堂》之「通俗詞學」對清初詞壇的影響

本文以《全清詞·順康卷》以及《全清詞·順康卷補編》為基礎，統計清初順治、康熙兩朝追步宋人詞韻的詞作，詳細數據見附錄。關於統計對象有以下說明：(一)清初雖有一些追和唐五代詞人的詞作，但是數量並不多，因為宋詞才是清初人所宗尚的主要對象；(二)除了追和一些特殊的詞題，如《樂府補題》中的龍涎香、蓴等題目，並特意標明之外，清初追和詞中追賦宋人題目的詞作，數量也不多，大部分追和詞都是步韻之作。步韻之作雖然也有一些非嚴格步韻的「依韻」、「用韻」之作，但相比嚴格次韻的詞作，數量也很少，略而不談並不會對清初詞壇整體宗尚格局的判斷產生影響；(三)有一類「用某某體」的詞作，主要是由於某一詞調字數、句式有時有幾種情況，以某一詞作為範本填詞，就稱「用某某體」，因此宗法前人的意義並不大；(四)為免瑣碎，本統計只列出被追和詞作超過十首的詞人，以被和作品數量多少排列。

本文翻檢《全清詞·順康卷》及《補編》統計所有次韻之作，但因統計對象過於龐大，難免挂一漏萬。本文的論述雖然基於統計數據，但數據更多地用來觀察一種總體的格局、趨勢，相信一兩首詞的統計出入，不會影響宏觀的判斷。

這份追和統計名單中的詞人，就是清初詞人在追和活動中所宗尚的經典宋代詞人。《全宋詞》收詞人一千多家，但在清初被追和十首以上的，只有二十一家；而在這二十一人所有作品中，能被清初人追和的詞作又只佔其中很小一部分。這說明至清初宋詞已經逐漸成為經典，宋詞名家、名作的格局大體形成。對比《草堂》中的名家格局，可以看出這一格局與前代相比有何變化。為簡明起見，本文選擇被追和詞作最多的前十位作家，與《草堂》中入選詞作居前十位的作家進行比較：¹⁸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草堂	周邦彥	蘇軾	秦觀	柳永	歐陽修	辛棄疾	黃庭堅	康與之	李清照	張先
追和	辛棄疾	蘇軾	李清照	周邦彥	史達祖	張炎	秦觀	柳永	姜夔	歐陽修

¹⁸ 此處《草堂》選詞的數據，依據的是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顧從敬刻《類編草堂詩餘》四卷分調本。

最為明顯的變化，出現在名單的一首一尾：追和中辛棄疾的地位大大提升，成為最受讚許的詞人；而南宋詞人姜夔、史達祖、張炎等一派詞人，則首次進入了經典詞人的範圍。這看似從另一角度證實了目前對於清初詞史的標準論述：即陽羨、浙西詞派先後崛起，以及這兩個詞派分別推崇辛派詞人和南宋姜張一派詞人。嚴迪昌《清詞史》中曾這樣概述清初詞學的復興：「揭其輪廓，大抵經由『雲間』詞風的消長、『陽羨』詞派的崛起和『浙西』詞派的張揚這樣一個過程。」¹⁹這些，都是清初詞壇出現的新變，但新變之外，清初追和詞統計是否能提供其他的信息？

新動向之外，這一統計卻也更多地反映出了某種舊格局的延續。將清初被迫和最多的前十名詞人名單，與《草堂》入選詞作排名前十的詞人名單進行對比，可以發現，除姜夔、史達祖、張炎三人，其他七人也都是《草堂》中排名前十位的詞人。清初追和中認定的宋詞名家與《草堂》相比，並沒有太大不同。

《草堂》中入選詞作數量較多，往往被視為詞之正體作家的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等，在清初追和中仍然備受推崇。李清照和周邦彥的被和詞數量，都超過了一百首，高居第三、四名。歐、柳、秦三人的被迫和詞作數量也不少，維持在六七十首左右。姜、張、史這三位南宋典雅派詞人雖然進入了前十，但排名仍然在名單的中後段。

在當行詞人中，尤其要注意追和周邦彥的情況，雖然追和他的詞作數量不算最多，但他一共有五十六首原作在清初被迫和，數量僅次於辛棄疾；而且他並沒有如辛棄疾〈賀新郎·把酒長亭說〉、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那樣，被後人一和幾十首的詞作。追和周邦彥的詞作，在各調之間的分佈相比其他詞人也要平均得多。從這個角度來看，周邦彥才是清初追和中大家最接受、最想學習的詞人。

陳維崧論者通常認為是宗辛棄疾的詞人，他的〈《詞選》序〉稱：「今之不屑為詞者固亡論，其學為詞者，又復極意《花間》，學步《蘭畹》；矜香弱為當家，以清真為本色。神瞽審聲，斥為鄭、衛。甚或鑿弄俚詞，閨襜冶習，音如濕鼓，色若死灰。」²⁰這段話常被引用來證明他對「婉約」或「本色」派詞人的批判。從其中「矜香弱為當家，以清真為本色」來看，他對周邦彥似乎也有批評，但從他追和宋人的情況來看卻不是這樣。陳維崧在追和中留意學習的宋代詞人，不是辛棄疾，而恰恰是周邦彥。雖然他追和辛棄疾的詞作最多，有十二首，但其中有六首〈鷓鴣天〉，實際上是因和前輩史可程而間接追和辛棄疾的，另有三首和辛詞，則是為他人祝壽的應酬之作。至於他和周邦彥的十首詞，全部是自發追和，且追和的都是周邦彥的不同詞調。這些現象體現了周邦彥在清初的巨大影響，而這與他在《草堂》中已經確立的極高地位是分不開的。周邦彥在《草堂》中入選的作品，佔據了壓倒性的比重，顧從敬刊《類編草

¹⁹ 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0。

²⁰ 《陳維崧集》，頁54。

堂詩餘》共選詞441首，周邦彥一人獨佔五十七首，遠遠高於二十七首排第二名的蘇軾；而在清初他被迫和的123首詞中，竟有一百首追和的是《草堂》中所收周詞，可見《草堂》令周邦彥在清初深受推重。

被迫和數量都超過兩百首，高居第一、二位的辛棄疾、蘇軾，雖然並不是傳統詞學正變觀中詞作屬於當行之正體的作家，但他們入選《草堂》詞作的數量實際上也居前列。蘇軾僅次於周邦彥而居第二位。至於辛棄疾，學界往往關注到清初陽羨詞派對稼軒風的鼓揚，令人以為辛棄疾只在清初才受到讚頌。其實辛棄疾地位在晚明也已經開始慢慢提升，嘉靖時期《類編草堂詩餘》與洪武本《草堂詩餘》的最大不同，就是補入許多辛詞，使他的入選數量提高到了第六名。所以說，對比晚明《草堂》系統詞選中的收錄情況，辛棄疾在清初唱和中受到歡迎也並不算太突然。

南宋詞人被迫和的情況更為複雜。南宋典雅詞派中被和數量超過一百首的詞人，只有史達祖一人，達一百零九首詞。不過他和〈萬年歡〉（兩袖梅風）一詞的，就有四十四首。（曹溶、唐夢賚等人的「吳山唱和」使用的就是這一詞調，他們在這一韻上往往都一疊數十首，其中曹溶作十首，唐夢賚作十首，林雲銘作五首，何采作十六首。）排除這一特殊因素，史達祖被迫和的情況就沒有甚麼過人之處了。這也說明，史達祖的流行程度，還是不能與被和詞作數量同樣超過一百，但被迫和人次遠遠更多的周邦彥、李清照相比。另外還應注意到，史達祖是姜、張之外，典雅詞派中唯一有作品入選《草堂》的作家。《草堂》選其〈綺羅香〉（做冷欺花）、〈雙雙燕〉（過春社了）兩首，而這兩首詞在其詞作中被迫和的數量都位居前列。因此他在這一詞派中被迫和數量最多，與其詞壇地位早已在《草堂》中有所確立也有關係。

姜夔方面，在五十七首追和詞中，五十四首所和都是他的自度曲〈暗香〉、〈疏影〉、〈長亭怨慢〉、〈側犯〉、〈揚州慢〉、〈惜紅衣〉、〈眉嫵〉。由於這七個詞調均為姜夔自創，比起對其他詞調的追和，清初詞人填這些詞調時，往往有很大的按譜填詞意味，不完全是對姜夔詞風格的宗尚與學習。至於張炎，迫和他是受朱彝尊影響、生於清初的新一輩詞人，包括龔翔麟、李符、周筮、邵瓚等，其中周筮、邵瓚分別追和張炎〈青玉案〉（萬紅梅里幽深處）、〈漁歌子〉（漁歌子十解）達十首之多，因此在被迫和人次及實際影響方面，張炎並不能與周邦彥等北宋傳統名家相比。總體來看，姜、史、張三人進入被迫和數量排名前十所代表的詞壇新變，與北宋經典詞家影響的延續相比，並不算太明顯。《草堂》編定於南宋寧宗慶元以前，因此並未收入時代靠後的姜、張等人的詞作，選詞比例上大大偏重北宋名家。後來刻印的《草堂》雖然有所增補，但總體上的南、北宋詞人格局並無大變。因此，南宋詞人在清初被迫和的這一複雜情況，仍然反映出《草堂》選詞的影響。

總之，從大的經典詞人格局來看，詞學上的新變之外，清初追和統計反映出的更多信息仍是《草堂》的持續性影響。如果說一些北宋詞人其實早就是名家，後人追和他們的詞，反映出的並不一定是《草堂》一書影響的話，從這些詞人被和的具體篇目上，則可以看出《草堂》更為直接的影響。

分析這些追和篇目，可見清初人往往追和前人的同一作品。被和詞人幾乎都有一兩首詞的追和次數大大超出其他詞，如歐陽修被追和次數最多的〈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二十三次），遠遠超過排第二名的〈玉樓春〉（西湖南北煙波闊）（五次），可以稱這類詞為詞人的經典。統計中大部分詞人的經典恰恰都已經為《草堂》所收：歐陽修〈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張先〈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爪茉莉〉（每到秋來）、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賀鑄〈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周邦彥〈蘭陵王〉（柳陰直）、〈玉燭新〉（溪源新臘後）、〈瑞龍吟〉（章臺路）、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黃庭堅〈品令〉（鳳舞團團餅）等。

當然，有些詞不待選入《草堂》，很早就已通過詞話等其他途徑成為某位詞人的經典之作，例如賀鑄北宋時就因作〈青玉案〉而有「賀梅子」之美稱。另外，某一位詞人在追和時，所依據的詞集並不一定是《草堂》，而可能是其他宋代詞選如《花庵詞選》等。根據更進一步的整體統計，在這些經典詞作之外，清初追和詞中有六百首追和的是《草堂》所收詞作，佔《草堂》所收詞人被追和數量（1,169首）的51%，全部詞人被追和數量（1,422首）的42%。考慮到《全宋詞》收詞接近兩萬首，這一數據說明的，也許就不僅僅是傳統經典詞作對清初追和的影響了，而是受到《草堂》的影響。這不但說明清初人在追和中認定的經典詞作基本不出《草堂》範圍，甚至他們所有的追和創作，也極受《草堂》選目的影響。

這一統計展示的是清初八十年間的追和情況，可見這一時期，《草堂》系統的詞選，仍然是清初人學詞的典範。如果根據清初追和宋人原作的情況來編一本宋詞選，相信與《草堂》會有很大的重合。

清初人追和前人詞作，有時是向前人經典詞作進行學習或挑戰，很多時候，也是為了響應具體的時間、地點。這種根據具體情境追和前人的情況，就有了一定的應景性質。某些詞人的某一詞作一再被追和，除了其本身的藝術水準之外，有時還要從應景這一角度去找原因。追和中的這種應景現象，與《草堂》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

初版的《草堂》本來就是為應歌而分類編排的：「《草堂詩餘》一集，蓋為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隨時節即景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是此意。」²¹《草堂》之所以能如此流行與這一特點直接相關，人們可以根據分類情況取用應景之作。《草堂》分類本最初的實用價值，體現在歌女可以根據情景，選擇其中某一詞作進行演唱上，而到了詞樂久已失傳的清初，這一實用價值就轉移到了追和中。清初許多追和詞的應景性質，也與《草堂》這一特徵相對應。這些應景之作再具體分，主要有響應時令與響應地點兩類。

²¹ 宋翔鳳：《樂府餘論》，收入《詞話叢編》，頁2500。

《草堂》所選詞的詞題，很多都是為配合分類本的體例所加，並不一定是原題。這些詞題隨著《草堂》風靡各地，往往就變成了固定的。雖然明代中後期流行的《草堂》版本，已經變成了按小令、中調、長調排列的分調本，但這種改變並沒有影響到分類本所加詞題。這些詞題中，《草堂》洪武本〈前集〉中所加的春景、夏景、秋景、冬景一類表示四時景的題目最為流行，明清之際不乏這種以四時景為題的詞作。清初的追和詞中，很多都是根據這類題目所寫的應景之作；而由這些明確提到和某人某某景的詞題，如「冬景，用周美成寒食韻」；「夏景，和蘇子瞻韻」；「夏景，和蘇端明韻」等等，更可確定作者所和之原作是《草堂》所收版本。

四時景之外，《草堂》洪武本〈後集〉卷上還有節令一類詞作。在追和中根據節令應景地追和前人，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清初人對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追和。蘇軾這一詞作被迫和多達二十首，被和數量在其所有詞作中排第三，其中在詞題明確表明作於中秋的，就有十首。李清照的〈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追和詞作也有十三首，在其作品被和數量排名中列第三位。這首詞之所以追和者眾，還是因為它在《草堂》中列於「重陽」這一條目下。另外，祝壽詞這種特殊的應時之作也常常被迫和。辛棄疾〈水龍吟·壽韓南澗〉一詞，在《草堂》中列入「慶壽」一類；而追和這一調的十五首詞，有八首都出現於祝壽情景中。

《草堂》分類中，還有「地理宮室」一類。這一類目下的詞作，如周邦彥〈西河〉（佳麗地）、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蘇軾〈念奴嬌〉（大江東去）、柳永〈望海潮〉（東南形勝），追和數量也很多。後人在經過金陵、赤壁等地點時，很容易想到前人這些經典作品而進行追和。蘇軾〈念奴嬌〉一詞是清初追和數量最多的宋詞，追和詞中有一些是詞人經過赤壁而作，但「赤壁」並不是江浙文人經常經過的地點，因此大部分追和詞，並不一定是詞人真的到了赤壁的應景之作。響應原作地點的追和中最為典型的例子，實際上是對歐陽修〈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的追和。六十四首追和歐陽修的詞作中，追和〈朝中措〉的竟有二十三首，超出他全部追和詞的三分之一。造成這種現象，除了因為圍繞這首詞本身有一段軼事之外，更由於這首詞與「平山堂」這一地點緊密相連，容易被後人在此地應景地追和。因此在這二十三首追和〈朝中措〉的詞中，就有十九首是在平山堂作的。

從清初追和宋代詞人、詞作的格局，以及追和的應景特點，都可以看出《草堂》的持續影響。以往討論《草堂》在清初詞壇的影響，只能著眼於「婉麗」、「纖弱」、「艷俗」、「庸陋」這一類風格。這類詞彙內涵往往模糊，而且《草堂》編於書坊之手，是否有統一的風格也還是一個問題。因此如果從風格上對《草堂》於清初詞壇的影響進行觀察與批判，未免過於將「流行」這一現象描述，與「庸俗」這一類審美評判聯繫起來。如果去除《草堂》之「俗」中含義模糊的審美評價含義，僅僅從現象上看，《草堂》之俗，更多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流行，二為實用，可以將這一特徵概括為一種通俗詞學。清初的追和對象，集中在少數幾位名家的少數名篇上，所體現的就是對流行詞作的追捧；而詞人追和前人，常常是由於時、地這樣情境的引發，帶有應景

的性質，這也是《草堂》分類本應歌的實用特徵，在詞樂失傳之後的延續。綜合來看，清初追和詞的這些特徵，所受到的都是《草堂》中通俗詞學的影響。

《草堂》在清初的影響為人所忽略，實際上還是傳統詞史以詞壇名家陳維崧、朱彝尊等人，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精英詞學為敘述線索，忽視通俗詞學的結果。詞史注意力往往集中在詞學的新風尚，而對詞學舊勢力的延續則不予理會。本文追和統計對象涵蓋順治、康熙兩朝所有詞人，而《全清詞·順康卷》加上《補編》共收作者達2,560人，這其中已經進入研究視野的詞人，只佔很小的一個比例。因此這一統計，揭示出的也就是詞史中被遮蔽的《草堂》通俗詞學的影響。

如果從更宏觀的《草堂》接受史的角度來看，不但可以確認《草堂》在清初仍然有很大影響力，甚至可以說，這一時期才是《草堂》被接受的黃金時代。從層出不窮的刊本以及明人的各種言論，《草堂》在明代流行已經顯而易見；但如果考慮到整個明代相比清初在詞體創作上的不振，那麼《草堂》在此時也主要是作為一種宋詞讀物而流行。清初有如此多的詞人，追和以《草堂》所收詞作為主的宋詞，那麼至少可以說，清初才是《草堂》在創作上被接受的最重要時期，其影響力在詞體復興的背景中，反而得到了更大的發揮。²²《草堂》對於清初詞體的復興，並不能僅僅從朱彝尊評價中的消極意義來看，它作為明清之際第一代詞人的學習範本，對於清詞的發軔也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詞綜》對「通俗詞學」的打擊策略

從清初追和宋詞的情況，已經可以看出《草堂》及其所代表的通俗詞學對詞壇的影響。朱彝尊編纂《詞綜》，推崇南宋雅詞，首先就要對這樣一種詞學進行清理。因此，才有其〈發凡〉中對《草堂》不遺餘力的批判。對於《詞綜》的選目，人們往往著眼於姜夔、周密、張炎、王沂孫等南宋典雅派詞人大量入選，但《詞綜》如何通過選詞來貶抑《草堂》，或者說以《草堂》為代表的一種通俗詞學，以往對這一點的考察還不足。為更具體地看出《詞綜》的這一選詞策略，可以將其選目與《草堂》及清初追和詞的統計情況進行對比：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草堂	周邦彥	蘇軾	秦觀	柳永	歐陽修	辛棄疾	黃庭堅	康與之	李清照	張先
追和	辛棄疾	蘇軾	李清照	周邦彥	史達祖	張炎	秦觀	柳永	姜夔	歐陽修
詞綜	周密	吳文英	張炎	周邦彥	辛棄疾	王沂孫	張先	史達祖	晏幾道	姜夔

²² 《全明詞》及《補編》收詞二萬五千餘首，而僅《全清詞·順康卷》及《補編》就已收詞六萬餘首。雖然本文並未統計明代追和《草堂詩餘》者，但可以大致判斷清初追和《草堂詩餘》者應該多於明代。

在《草堂》以及清初追和中均排名前十的歐陽修、柳永、秦觀、李清照、蘇軾，在《詞綜》中則全部退出了前十的行列。前四人都是北宋詞人，而且是婉約派的代表詞人；而蘇軾則是豪放派的代表詞人，在傳統上同樣具有很高的地位。《詞綜》將一批南宋典雅詞派詞人推入前十，實際上也意味著他對於《草堂》，以及清初《草堂》影響下傳統詞學宗尚的貶損。

篇目上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許多被大量追和的經典詞作都被《詞綜》排斥在外。這些作品有張先〈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歐陽修〈朝中措〉（平山闌檻倚晴空）、秦觀〈千秋歲〉（水邊沙外）、黃庭堅〈品令〉（鳳舞團團餅）、辛棄疾〈賀新郎〉（把酒長亭說）、劉克莊〈賀新郎〉（深院榴花吐）。對黃庭堅詞，《詞綜》當然開宗明義就在〈發凡〉中大事批評：「言情之作，易流於穢，此宋人選詞，多以雅為目。法秀道人語涪翁曰：『作豔詞當墮犁舌地獄。』」²³特別聲明對黃庭堅詞作「去取特嚴」，因此沒有收入他的流行詞作，不難理解；然而對其他人的流行作品也作同樣的處理，則是對流行之作的一種有意打擊。流行作品水準不一定低下，在門戶之見並沒有那麼深嚴的現代詞選本，如龍榆生的《唐宋名家詞選》中，這些詞就大都作為詞人代表作品而選入。²⁴根據上文分析，這些經典之作，除辛作外，也全部入選《草堂》，是清初人追和一位詞人時的絕對之選，這些詞作被追和數量往往佔某位詞人被追和總量的一大部分。朱彝尊不作此圖，實際上是在刻意反《草堂》之道而行。

由《詞綜》對於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大江東去）兩首流行詞作的處理，更可見朱彝尊反對通俗詞學的微妙態度。首先，《詞綜》不選蘇軾的名作〈水調歌頭〉。這首詞甫撰就，很快就為人議論，歷代詞論對這首詞的評價也都很高。可以說，這也是蘇軾的一首經典詞作。《詞綜》竟然棄而不選，確實置大眾口味於不顧。《詞綜》不選這首詞，重點也許並不在於這首詞太過流行，或者藝術水準並不夠，而是著眼於這首詞之所以那麼流行的原因。如前所述，這首詞在《草堂》中列在「中秋」這一節令條目下，成為了與「壽詞」一樣的應景之作，因此才會如此流行，每到中秋，總有許多詞人追和。《詞綜》對這一詞的處理，顯然有意貶低以《草堂》為代表的通俗詞學。

蘇軾另一首更為流行的〈念奴嬌〉（大江東去），追和之作達六十二首，是清初之最，數量遠超宋代其他詞作。如果按照《詞綜》對於上述詞人流行作品，尤其是〈水調歌頭〉的處理策略，加之朱彝尊推崇雅詞，貶抑過於豪放的詞的選詞思路，這首作品更不一定會出現在《詞綜》中；²⁵但這首詞不但在清初追和最多，在整個詞史上也

²³ 朱彝尊：《詞綜》，頁14。

²⁴ 只有黃庭堅〈品令〉沒有收入《唐宋名家詞選》。

²⁵ 同樣推崇南宋典雅詞派的朱孝臧所編的《宋詞三百首》就沒有收入這首名作。

最流行，稱之為宋詞第一，可謂當之無愧。²⁶也許是這首詞地位實在太高，《詞綜》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即雖然選入，但卻根據洪邁《容齋隨筆》的記載，選擇了一個與通行版本差別很大的冷門版本。《詞綜》對這一選擇的解釋是：「按他本『浪聲沉』，與調未協。『孫吳』作『周郎』，犯下『公瑾』字。『崩雲』作『穿空』，『掠岸』作『拍岸』。又『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作『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益非。」²⁷雖有《容齋隨筆》的記載，但是這個版本從不通行，也幾乎從沒收入《詞綜》以前的詞選。收入一首最為流行的詞作，卻又選擇一個少見的版本，《詞綜》對〈念奴嬌〉的處理，可以看做是對這一最為流行俗作的一種變相貶抑。²⁸雖然朱彝尊在詞後解釋選這個版本的原因，似乎是從音韻、考據的角度，但是後人丁紹儀卻認為：「較他本『浪聲沉』作『浪淘盡』，『崩雲』作『穿空』，『掠岸』作『拍岸』，雅俗迥殊，不僅『孫吳』作『周郎』重下『公瑾』而已。」²⁹也許「雅俗迥殊」才是朱彝尊如此處理這首詞的真正原因。

對柳永詞，雖然《詞綜》選入了他在追和中的經典之作〈雨霖鈴〉，但在柳永被追和數量超過一首的十三首詞（九首為《草堂》所收）中，只有六首收入《詞綜》，其他如〈爪茉莉〉（每到秋來）、〈多麗〉（鳳凰簫）、〈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十二時〉（晚晴初）、〈望海潮〉（東南形勝）、〈醉蓬萊〉（漸亭皋葉下）、〈戚氏〉（晚秋天）等名作皆未入選。可見，朱彝尊對其流俗之作採取了一種半排斥半接受的態度；而《詞綜》選入的柳詞總數實際上並不少，有二十一首，在北宋詞作中僅次於周邦彥的三十七首、晏幾道的二十七首和張先的二十二首。柳永、黃庭堅雖都以許多俗豔之作而並稱柳七、黃九，但相比對黃庭堅詞開宗明義的「嚴選」（黃庭堅被追和三十首排名第十三位，而《詞綜》僅選其詞四首），《詞綜》對柳詞的態度顯然要複雜的多。通過大量選入在追和中並不流行的詞作，朱彝尊重塑了一個「雅化」的柳永。究其原因，還要追溯到朱彝尊編纂《詞綜》以前。也許，柳永代表了一個他所不願全面面對，也不願完全否定的過去。

其實，朱彝尊早年學詞曾經師法柳永。像柳永一樣，《江湖載酒集》階段的朱彝尊，寫了大量的贈妓之作，如：〈鵲橋仙·席上贈張伴月〉、〈步蟾宮·席上同沈六贈妓〉、〈晝夜樂·贈妓臘兒〉，瓣香柳永的痕跡十分明顯，比如這首〈玉樓春·妓席〉：

²⁶ 根據王兆鵬的統計，這首詞排在宋詞經典名篇的第一位，見王兆鵬、郁玉英：〈宋詞經典名篇的定量考察〉，《文學評論》2008年第6期，頁82。

²⁷ 朱彝尊：《詞綜》，頁118。

²⁸ 從後人對《詞綜》這一選擇的反駁，也可以看出朱彝尊這一選擇的挑戰流俗。萬樹《詞律》就沒有採納《詞綜》中的意見：「愚謂此說亦不必此。」見萬樹：《詞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二年〔1876〕本，1984年），卷十六，頁361。另見：「坡公才大，詞多豪放，不肯剪裁就範，故其不協律處甚多，然又何傷其為佳譜。而《詞綜》論其赤壁懷古，『浪淘盡』當作『浪聲沉』，余以為毫釐千里矣。……不如存其舊為佳也。」見錢謙仲：《雨華齋詞話》，收入《詞話叢編》，頁3013。

²⁹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十三，收入《詞話叢編》，頁2741-42。

「蟲蟲本愛穿花徑，改席迴廊翻道冷。歌時小扇拍猶嫌，醉裏香肩憑未肯。情知並坐無由並，且喜眉梢遠相映，待他月上燭斜時，壓住影兒應不省。」³⁰但由於朱彝尊〈解佩令·自題詞集〉中的「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這句詞深入人心，人們往往忽略了他這些風格近柳的綺席豔情之作。因此，嚴迪昌《清詞史》對《江湖載酒集》雖有詳細論述，但是多著眼於其中的懷古等豪放之作。實際上，這一階段的朱彝尊不但有學柳之作，而且還以柳永作為自我認同的形象。他對這一階段的生活有如此一段回憶：「彝尊憶壯日從先生南游嶺表，西北至雲中。酒闌燈灺，往往以小令慢詞，更迭唱和；有井水處，輒為銀箏檀板所歌。」³¹最後一句所指涉的詞人顯然是柳永。

曹爾堪於康熙十一年(1672)為《江湖載酒集》所寫的序稱：「傾與錫鬯同客邗溝，出示近詞一帙，芊綿溫麗，為周柳擅場，時復雜以悲壯，殆與秦缶燕筑相摩蕩。」³²徐鉉在作於康熙十二年(1673)至十七年的〈《詞苑叢談》序〉中亦云：「錫鬯天才踔厲，詩文膾炙海內，填詞與柳七黃九爭勝。」³³這些序言，都將朱彝尊比附柳永。朱彝尊的〈鳳凰臺上憶吹簫·答曹秋岳侍郎〉，更是直接透露了這一點：「明月前溪，石橋西曲，半生辜負江南。笑去家王粲，度嶺羅含。隨了燕山雁婿，雲樹外、又掛征帆。龍沙遠。貂裘敝也，積雪層嵐。難堪。東陽瘦盡，任遍攪箏琶，曲巷誰探。譜曉風詞句，柳七空慚。贏得天涯歸夢，夜夜裏、吹度澄潭。歸飛鶴，而今便應，借取盧耽。」³⁴此時朱彝尊正隨曹溶遊幕於大江南北，這首詞正是他面對曹溶的身世自述。朱彝尊在其中明確將自己比作柳永：「譜曉風詞句，柳七空慚。」因為此時二人境況相似，都是在懷才不遇、羈旅漂泊之中。詞人將才華傾瀉於贈妓詞句中，因為只有她們才能在羈旅中為詞人帶來一絲慰藉。

在康熙十七年編纂《詞綜》大力提倡雅詞，尤其是康熙十八年通過博學宏詞考試走上仕途後，朱彝尊與他之前這個身份認同的關係，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刊於康熙十八年的《浙西六家詞》版《江湖載酒集》，並沒有刻入曹爾堪、葉元禮兩舊序，而用了李良年的新序：「合計之凡數百闕，遺墜者什之三，刪者什之二，故所輯僅得半耳。……集中雖多艷曲，然皆一歸雅正，不若屯田《樂章》徒以香澤為工者。從來托旨遙深，非假閨閣裙裾不足以寫我情，……予恐不知竹垞者，狃於法秀勸淫之語，

³⁰ 南京大學《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全清詞·順康卷》(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5273-74。

³¹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載曹溶：《靜惕堂詞》，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1冊，頁266。

³² 載朱彝尊：《江湖載酒集》稿本，收入《清詞珍本叢刊》，第5冊，頁170。

³³ 徐鉉(編著)、王百里(校箋)：《詞苑叢談校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531。

³⁴ 《全清詞·順康卷》，頁5368。

或不能以無疑，故並道之如此。」³⁵序言的大旨，在於撇清朱彝尊與柳永的關係，以「雅正」回應人們由其中「艷曲」自然產生的聯想。其中特別拈出朱彝尊詞「不若屯田《樂章》」，這一極力辯解的語氣，反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朱氏曾經瓣香柳永。李良年是早期浙西詞派的重要成員，常常與朱彝尊一起唱和、論詞，這一序言中所急於表達的意思自然應得到朱彝尊的首肯。可能也是為了照應這一序言，朱彝尊把他那首著名的〈解佩令·自題詞集〉放在卷首位置，以特別表明自己詞學宗尚之所在。

《浙西六家詞》本《江湖載酒集》中詞作「刪者什之二」，有賴《江湖載酒集》的原稿，我們可以知道朱彝尊刪去的大致有哪些詞。³⁶刪除的這些詞中，就包括上面這首〈鳳凰臺上憶吹簫〉，這首詞之被刪除，顯然並不是由於風格俚俗。因為從風格上看，這首詞倒是頗有些李良年序中所稱「托旨遙深」的身世之感，頗為雅正。被刪極有可能僅僅是因為其中這句「譜曉風詞句，柳七空慚」，自比為「柳七」，過於露骨。這一曾經非常恰當的身份自比，到康熙十八年之後，已經與朱氏通過博學宏詞試，受皇帝重用出入禁宮的身份非常不協調了。除這首外，集中〈玉樓春·效柳屯田體〉四首也全部刪除。與陳維崧不同，朱彝尊從不輕易和宋韻，也幾乎從不模仿某人詞體。這四首詞，一方面可以證明柳永曾是他的師法對象，其被完全刪除，也更加表明朱彝尊於後期刻意抹去柳永影響的痕跡。³⁷

回到《詞綜》對柳永詞的選擇上。由於沒有選入柳永大部分的流行之作，卻選入那些並不太常見的詞，《詞綜》重塑了一個雅化之後的柳永；而這與其通過各種途徑，重塑一個雅化後的自己的過程，是同步發生的。

朱彝尊大力推出其詞學新主張的時候，卻也是他開始慢慢不再作詞的時候。他曾稱「其年沒後，予詞亦不復多作」。³⁸因此，朱氏詞學思想的傳播，主要靠其他詞人，尤其是早期浙西詞人的鼓吹；他自己也乘機在各種詞集序跋中，反復排抵《草堂》：

曩見雞澤殷伯巖、曲周王湛求、永年申和孟隨叔言：作長短句，必曰雅詞。蓋詞以雅為尚，得是編，《草堂詩餘》可廢矣。（〈《樂府雅詞》跋〉）

³⁵ 李良年：〈《江湖載酒集》序〉，載《江湖載酒集》卷首，收入龔翔麟（輯）：《浙西六家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龔氏玉玲瓏閣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3。

³⁶ 原稿中的刪除符號，是為了《曝書亭集》版《江湖載酒集》的刊刻。但也可以用原稿與《浙西六家詞》版的《江湖載酒集》作一對比，看其刪除了哪些詞作。朱彝尊所刪詞作，另可參看朱彝尊：《曝書亭刪餘詞》，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長沙葉氏刊本。

³⁷ 朱彝尊刪除〈風中柳·黃鶯，用孫夫人韻〉、〈春從天上來·元夕〉、〈金縷曲·壽王湛求方伯〉這些詞，也可以看出他意圖抹去對早年詞作中的通俗痕跡。

³⁸ 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五三〈書東田詞卷後〉，頁420。

詞人之作自《草堂詩餘》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顧流布者少。（〈書《絕妙好詞》後〉）

詞雖小道，為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俾滓穢滌濯，以孤技自拔於流俗。³⁹（〈孟彥林詞序〉）

後《詞綜》時代：詞壇之反彈與接受

由清初追和情況顯示出《草堂》的持續影響力，可以想見朱彝尊這種做法，必然在詞壇引起很大的反彈與阻力。因此，《詞綜》取代《草堂》，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經歷一個相當的過程。以往研究受朱彝尊《詞綜》的影響，對康熙十七年以後詞壇的狀況，過於著眼於朱彝尊新詞學觀念的提出，以及浙西詞派的崛起，而忽略了詞壇傳統勢力對這些新觀念的反彈與接受過程。

《詞綜》中所提出的「詞至南宋，始極其工」的新詞學主張，雖然在朱彝尊自己的詞學思想中，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但是這一觀點確實哄動一時，一新詞人的耳目。為了進一步看出《詞綜》對《草堂》的批判如何震撼人心，還可以看看康熙十七年以前《草堂》如何受到推崇。

不必歷數明末《草堂》的各種重刻本、增刻本，就連一些規模更大的新詞選，為了暢銷，有時竟也還要冒用「草堂詩餘」這一書名。《古今詞統》再刻時，就有書商把書名改成「草堂詩餘」。⁴⁰在清初人的一些言行，也可以看出《草堂》的流行熱潮並沒有減弱。順治後期王士禛主持的廣陵詞壇，對《草堂》推崇備至，《花草蒙拾》就是王士禛讀《草堂》的心得：「往讀《花間》、《草堂》，偶有所觸，輒以丹鉛書之，積數十條。」⁴¹在《倚聲初集》中，王士禛等人儼然將《草堂》作為一種評詞標準：「約而言之，其工致而綺靡者，《花間》之致語也；其婉變而流動者，《草堂》之麗字也。」「末數語以飄曳見姿態，是《草堂》不傳之妙」。⁴²毛奇齡更是視《草堂》為詞學正宗：「張鶴門詞，以《草堂》為歸，其長調絕近周柳，雖不絕辛蔣，然亦不習辛蔣，此正宗也。」⁴³

³⁹ 同上注，卷四三，頁353；同卷，同頁；卷四十，頁333。

⁴⁰ 「案此書後印者，改題《草堂詩餘》，並剗加『陳繼儒眉公評選』一行，不足據。」見趙萬里：《古今詞統十六卷跋》，載施蟄存（編）：《詞籍序跋粹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頁713。

⁴¹ 王士禛：《花草蒙拾》，載鄒祇謨、王士禛（輯）：《倚聲初集》，清順治間大冶堂刻本，卷三〈詞話三〉，頁十八上。

⁴² 鄒祇謨：《遠志齋詞衷》，載《倚聲初集》，卷三〈詞話三〉，頁十六下至十七上；《倚聲初集》，卷十八，頁二十二上。

⁴³ 毛奇齡：《西河詞話》，收入《詞話叢編》，頁579。

李漁在刻於康熙十年(1671)的《閒情偶寄》中讚歎：「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字，則不愧填詞之名，無論必傳，即傳之千萬年，亦非僥倖而得者矣。」⁴⁴康熙十六年(1677)，鄧漢儀在談到當今詞壇的種種弊端時，還認為這是詞人沒有遵守《草堂》遺法的結果：「此其理未明，而有戾於《花間》、《草堂》之遺法者一也。」⁴⁵這些言論，反映出康熙十七年以前詞壇普遍推崇《草堂》。

與《詞綜》同年刊刻的《東白堂詞選》，其編者對《草堂》的評價，仍然沒有發生甚麼變化：「夫詞昉於陳隋，廣於二唐，盛於北宋，衰於南宋，金元無詞矣。……唐宋之詞，業有《花間》、《草堂》二集，選訂精確，無容更贅。」⁴⁶同年，朱彝尊在《詞綜》中稱《草堂》選詞「可謂無目者也」。這可以說是將朱彝尊《詞綜》中的新詞學理念，與詞壇傳統認知之間的矛盾，充分展現出來。

詞壇動輒以「南唐北宋」作為好詞標準，忽略南宋詞狀況的形成，與《草堂》的流行直接相關。在推崇「南唐北宋」的詞學傳統，以北宋詞為主的《草堂》是一個選訂精確的選本。從這個意義上說，朱彝尊批判《草堂》與推崇南宋詞，實際上是同一詞學理念的兩面。不難想像，康熙十七年通過《詞綜》宣示了其詞學宗尚之後，朱彝尊深感曲高和寡，他多次提到了其新觀點在當時不為人理解：

予少日不喜作詞，中年始為之，為之不已，且好之。因而瀏覽宋元詞集幾二百家，竊謂南唐北宋惟小令為工，若慢詞至南宋始極其變，以是語人，人輒非。獨宜興陳其年謂為篤論，信夫同調之難也。

詞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實庵舍人意與余合。

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為然也。魏塘魏孝廉獨信予，頻與予唱和。⁴⁷

朱彝尊新觀點之所以「人輒非」，除因與傳統認知相違，另一直接原因，則是因為朱彝尊此時所處的京師詞壇，恰恰有圍繞納蘭性德的宗尚北宋的一派詞人。納蘭是明確表明不喜南宋詞的：

填詞濫觴於唐人，極盛於北宋，其名家者，不能以十數，吾為之易工，工而傳之易久。而自南渡以後勿論也。

⁴⁴ 李漁：《閒情偶寄》，收入《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7。

⁴⁵ 鄧漢儀：〈《十五家詞》序〉，載孫默（輯）：《十五家詞》，《四部備要》本，卷首，頁3。

⁴⁶ 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初集》小引〉，載佟世南：《東白堂詞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卷首，頁516-17。

⁴⁷ 朱彝尊：〈書東田詞卷後〉，頁420；朱彝尊：〈詠物詞評〉，載曹貞吉：《珂雪詞》，收入《清詞珍本叢刊》，第8冊，頁477；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水村琴趣》序〉頁334。

〔納蘭〕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為詞者皆歸之。⁴⁸

納蘭乃貴介公子，性喜為詞並好結交文人，自然成為京師詞壇唱和的中心。從康熙十七年陳維崧、朱彝尊等許多詞人皆在北京，圍繞納蘭進行詞學活動的情況來看，「海內名為詞者皆歸之」並不是虛指。雖然「歸之」並不一定意味著認同，但他的詞學好尚自然會影響到許多詞人。對朱氏詞論「不以為然」的「顧典籍」，就是與納蘭同為「京華三絕」的詞人顧貞觀，而他的詞學理念也是與納蘭性德接近的。因此在京師詞壇，朱彝尊的新的詞學觀念，不但違反傳統認知，還受到來自納蘭性德以及顧貞觀等梁溪詞人的反對。

《詞綜》刊刻之後，朱彝尊與曹溶的關係也變得十分微妙。曹溶與朱彝尊同鄉，曾出仕明清兩朝，朱彝尊早年曾長期從曹溶遊，學詞也得到他的指導，但詞學觀點與朱彝尊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說相互矛盾。⁴⁹曹溶《百名家詞鈔》中評《碧巢詞》云：

詩餘起於唐人，而盛於北宋。諸名家皆以春容大雅出之，故方幅不入於詩，輕俗不流於曲，此填詞之祖也。南渡以後，漸事雕繪。元明以來，竟工鄙俚。故雖以高、楊諸名手為之，而亦間墜時趨。至今日而海內諸君子，闡秦、柳之宗風，發晏、歐之光艷，詞學號稱絕盛矣。晉賢宿擅時名，學殖富而才思宏。其《月河》、《桐扣》諸詞，皆步武北朝，不墮南渡以後習氣。而《詞綜》一選，膾炙人口，允足鼓吹騷壇，笙簧藝苑。⁵⁰

他認為南宋詞開始有「雕繪」之弊，而稱讚汪森詞「步武北朝，不墮南渡以後習氣」，與朱彝尊明顯不同調。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被評者汪森，出資與朱彝尊一起刊刻《詞綜》，大力鼓吹南宋詞，可見曹溶這一詞學觀念之根深蒂固。此處以外，曹溶還在《百名家詞鈔》中多次表達了他對南宋詞的看法：「即填詞餘技，亦必上擬元音，無南宋後習氣。」「於蘇辛諸家，初無意於規仿，而究其所近，抑亦不讓南宋以上之

⁴⁸ 姜宸英：〈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臘君墓表〉，載納蘭性德（撰）、趙秀亭、馮統一（箋校）：《飲水詞箋校》（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446；徐乾學：《憺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刻冠山堂印本，卷二七〈通議大夫一等侍衛進士納蘭君墓志銘〉，頁660。

⁴⁹ 曹秀蘭認為曹溶的詞學觀點與浙西詞派一致，但其所舉曹溶宗尚南宋詞的言論，實際上只有其致李符書信中論《浙西六家詞》的一條：「六家詞吐豔生香，直入南宋堂奧，不啻視柳七、黃九為土苴。」李符為「浙西六家」之一，這更多是基於致信對象的推崇之語，並不足以證明曹溶宗尚南宋詞。見曹秀蘭：〈論曹溶與浙西詞派的關係〉，《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頁13。

⁵⁰ 曹溶：《碧巢詞》評，收入聶先、曾王孫（編）：《百名家詞鈔》，《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綠蔭堂刻本，頁515。

名手也。」⁵¹曹溶作此詞論，不僅在於推重南唐北宋，更在於以自然為宗：「詞以自然為宗。」⁵²以上曹溶言論，均作於康熙二十年（1681）至二十四年（1685）之間。結合康熙十八年朱彝尊攜《樂府補題》入京，引起詞壇名家紛紛追和其中白蓮、龍涎香等題，掀起詠物之風的背景來看，曹溶反復批評南宋詞雕繪之風，似有一定針對性。

康熙二十五年（1686），蔣景祁〈《瑤華集》述〉稱：「今詞家率分南北宋為兩宗，歧趨者易至角立。究之臻其堂奧，鮮不殊途同軌也。猶論曲亦分南浙，吾不謂之知音。」⁵³可見自從康熙十七年朱彝尊推尊南宋詞後，詞壇的南北宋之爭已經很明顯了。表面看來，蔣景祁持論不偏不倚，但是〈述〉中的其他部分，卻顯示出有所側重。在批評許多作詞者不注重體格以至「作者草草，使讀者興味索然」後，蔣景祁指出：「近惟陳檢討〔其年〕驚才逸艷，不可以常律居。而體制精整，必當以白石、玉田諸君子為法，守此格者，則秀水朱日講〔竹垞〕耳。」⁵⁴在蔣景祁看來，陳維崧的體格不夠精整而能成為名家，主要還是因為他的個人才力之大，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作詞需要遵守的還是姜夔、張炎的法度。一為難以複製的例外情況，一為需要效法的普遍規則，蔣景祁的態度可見並不持平。

正是在這種詞壇氛圍中，康熙二十年代後期許多詞壇名家發聲，表示不滿與擔憂新詞學風尚四處蔓延。這一情緒的出現，正表明這些詞壇舊宿的情緒逐漸受到壓抑。

康熙二十八年，顧貞觀在為侯文燦所編的《十家詩餘》所作的〈序〉中云：「異時長短句，自《花間》、《草堂》而外，行世者蓋不多見。……邇者競起而宗晚宋四家，何異牧齋之主香山、眉山、渭南、遺山？要其得失，久而自定。余則以南唐二主當蘇、李，以晏氏父子當三曹，而虛少陵一席，竊比於鍾記室、獨孤常州之云。總讓亦園之不執己，不徇人，不強分時代，令一切矜新立異者之廢然返也。」⁵⁵「邇者競起而宗晚宋四家」，自然是指朱彝尊推尊南宋典雅詞派，而其影響已經開始籠罩詞壇。對於這一風尚的轉變，顧貞觀的態度已經由之前的「不以為然」，變成了一種無奈的擔憂：「要其得失，久而自定。」而稱讚選者侯文燦「不強分時代」，則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蔣景祁「今詞家率分南北宋為兩宗」的描述。在這種情況下，其最後一句話「令一切矜新立異者之廢然返也」，也只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期望了。

⁵¹ 分別見曹溶：《夢花窗詞》評，收入《百名家詞鈔》，頁526；《影樹樓》詞評，收入《百名家詞鈔》，頁55。

⁵² 曹溶：《秋水詞》評，收入《百名家詞鈔》，頁286。

⁵³ 蔣景祁：〈《瑤華集》述〉，載蔣景祁（輯）：《瑤華集》（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1982年），卷首，頁1。

⁵⁴ 同上注，頁10。

⁵⁵ 顧貞觀：〈《十名家詞》序〉，轉引自況周頤：〈顧梁汾序侯刻詞〉，載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卷一，收入《詞話叢編》，頁4542-43。

不僅僅是顧貞觀，《詞綜》之前成長起來的一輩詞人，紛紛在康熙二十年代中後期，針對詞壇現狀，表達了一種類似的憂慮與不滿：

一、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二十八年間，徐鉉云：「今人為詩多規摹放翁、遺山，即小詞亦必舍南唐北宋，而問金元矣，江湖日下，為之太息。今觀先生諸闕，芊綿婉麗中有排空兀冪之致，辛柳蘇黃合為一家，固知金鐘玉鏞之才，雖闌入《花間》、《草堂》，猶不忘正始元音也。」⁵⁶

二、康熙二十六年後，⁵⁷毛奇齡云：「往予與華亭蔣生搜討唐詞，謂小詞者，實詞所自始，而或曰否，夫詞以具體，第曰詞，則曼體不可少也夫，是故《花間》、《草堂》各不相掩。其後迦陵陳君偏欲取南渡以後，元明以前，與竹垞朱君作《樂府補遺》諸倡和，而詞體遂變。」⁵⁸

三、康熙二十七年左右，⁵⁹吳綺云：「近之詞家互為濫體，施于樂府，競號新聲，實有江河之憂，豈獨風雅之變哉。先生楷模八代，衣被九州，乃以大雅之才，間為小山之製。具周秦之麗節，而去其靡；寫辛蘇之壯懷，而無其亢。所謂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也。」⁶⁰

徐鉉以詩中宗南宋的情況來類比詞壇狀況，與顧貞觀極其相似。與顧貞觀「要其得失，久而自定」持保留性意見，待後世評說的態度不同，徐鉉直接發出了「江湖日下」的嘆息。毛奇齡稱陳維崧、朱彝尊「偏欲取南渡以後，元明以前」相唱和而引起詞體變化，所指實際上是《樂府補題》追和所引起的宗尚姜張詞派的詞風轉變。他對這一轉變的態度，自然也是隱含在「偏欲」二字的語氣其中。吳綺謂「近之詞家互為濫體，施於樂府，競號新聲」，雖然沒有明言所指，但結合前引其他人對詞壇現狀的憂慮，所謂「濫體」應該也是指雕繪的詠物詞，最終指向的同樣是此時宗尚南宋姜張詞派的風氣。吳綺於康熙二十八年的另一段話：「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草堂》、《花間》，詞之正法也。」⁶¹更說明其詞學思想直至晚年都沒有受到時風的影響，還停留在早期宗尚《草堂》的階段。

康熙二十八年，沈雄《古今詞話》中對朱彝尊《詞綜·凡例》的引用、改寫，則從一個微觀的層面，展示出此時詞壇持舊觀念的一代詞人，面對《詞綜》銳利詞鋒的複雜態度。《詞綜》原文為：「填詞最雅，無過石帚，《草堂詩餘》不登其隻字。見胡浩然

⁵⁶ 徐鉉：《嘯閣餘聲》評，收入《百名家詞鈔》，頁490。

⁵⁷ 序中提到萬樹《詞律》，因此應作於康熙二十六年《詞律》刊刻後。

⁵⁸ 毛奇齡：《西河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卷三八〈雞園詞序〉，頁319-20。

⁵⁹ 《綿津山人詩集》刻於康熙二十七年，宋犖《楓香詞》附刻於其後，這段跋語當作於是年。

⁶⁰ 吳綺：《林蕙堂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宋牧仲《楓香詞》跋〉，頁403。

⁶¹ 陳于王引吳綺語，見陳于王：〈《紅萼詞》序〉，收入《清詞珍本叢刊》，第11冊，頁120-21。序首謂己巳秋會吳綺於揚州，因此吳綺這段話當作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立春〉、〈吉席〉之作，蜜殊〈詠桂〉之章，亟收卷中，可謂無目者也。甚而易靜〈兵要〉寓聲於「望江南」，張用成〈悟真〉篇按調為「西江月」，詞至此亦不幸極矣。」⁶²《古今詞話》「選詞」一條則云：「填詞風雅，無過石帚一集，《草堂》之選不登其隻字。胡浩然〈吉席〉之作，僧仲殊〈詠桂〉之章，亟載卷中。甚而易靜〈兵要〉，寓聲於『望江南』。〈悟真〉篇什，按調為『西江月』，選者於此不幸極矣。」⁶³沈雄刪除「可謂無目」四字，改「詞至此亦不幸極矣」句為「選者於此不幸極矣」。然而一個詞選揀失當，何至於說選者「不幸極矣」？也許，沈雄對《草堂》選者所受到選詞「無目」的嚴厲指責，頗為同情，因此在引用時刪掉「可謂無目」四字，但這句話因其激烈語氣，給人造成的印象極為深刻，沈雄在這段話的最後說選者「不幸極矣」，實際上還是有意或無意，針對他已經刪掉的「可謂無目」這一批評的反應，他認為《草堂》選者受到這樣嚴厲的批判，實在是「不幸極矣」。⁶⁴朱彝尊對《草堂》選者的批判，在沈雄筆下就這樣變成了對於選者的同情。這個細節反映出的也許是更為宏觀的清初詞壇動態：沈雄對《草堂》下意識的維護，與《草堂》在清初詞壇的流行是分不開的；而到了康熙二十八年，隨著浙西詞派的崛起，朱彝尊《詞綜》已經成為經典，詞話作者不得不引用。沈雄要表達出不同意見，大抵唯有改寫朱氏原話一途。

在傳統詞家紛紛慨嘆的同時，在另一些記載也可以看到《詞綜》逐漸流行之跡。康熙二十六年，嚴繩孫序《詞律》云：「比年以文則竹垞之《詞綜》，以格則紅友之《詞律》。竊喜二書出，而後學者可以為詞。」⁶⁵萬樹《詞律》也引用了《詞綜》對《草堂》的批評：「錫鬯謂《草堂》選詞可謂無目者也，選詞尚無目，論調又豈能有目哉？」⁶⁶翌年，曾從朱彝尊學詞的丁焯，序《詞苑叢談》云：「方今樂府選本，盛推朱竹垞《詞綜》為最，試持此書以與竹垞揚推，當必撫絃賞音，共相擊節，而有六代觀止之嘆也。」⁶⁷

朱彝尊云：「往者明三百祀，詞學失傳，先生搜輯南宋遺集，尊曾表而出之。數十年來，浙西填詞者，家白石而戶玉田，春容大雅，風氣之變，實由先生。」⁶⁸這段文字論者經常引用作浙西詞派崛起的標誌。《詞綜》初刻在康熙十七年，「數十年來」是約數，這段話出現的時間，大致在康熙二十七、八年左右。對比康熙十七年左右，朱彝尊新詞學觀念受到「人輒非」的對待，再對比論詞對手顧貞觀此時略帶無奈

⁶² 朱彝尊：《詞綜》，頁14。

⁶³ 沈雄：《古今詞話》，收入《詞話叢編》，頁880。

⁶⁴ 《古今詞話》中這一條目，出現在「選詞」分目下，而之前一條所引則是俞彥《愛園詞話》關於選詞「非惟作者難也，選者亦難也」的一段話，可見沈雄對《詞綜》一段話的關鍵改寫「選者於此不幸極矣」，很可能並不是其一時筆誤。

⁶⁵ 嚴繩孫：〈《詞律》序〉，載萬樹：《詞律》，卷首，頁5。

⁶⁶ 萬樹：《詞律》，卷十九，頁424。

⁶⁷ 丁焯：〈《詞苑叢談》序〉，載《詞苑叢談校箋》，卷首，頁2。

⁶⁸ 朱彝尊：〈《靜惕堂詞》序〉，頁266。

的慨嘆，十年間，清初詞學風尚幡然改變。結合顧貞觀、吳綺、毛奇齡對詞壇現狀表示不滿與憂慮的話出現的時間，朱彝尊謂「數十年來」浙西詞人「家白石而戶玉田」，並無失實。實際上此時接受朱彝尊論詞宗旨的詞人，已經不完全限於浙西了。

一旦明白這個背景，《詞綜》於康熙三十年(1691)的續編、再刻，就很好理解了。《詞綜》再次刊刻，可以作為從康熙十七年開始，清初詞壇宗尚風氣轉變階段的結束。康熙三十一年(1692)刊刻的另一部唐宋詞選《詞潔》的〈凡例〉中，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到《詞綜》對《草堂》的批判，對南宋典雅詞派的推崇，全已為人接受：「《草堂》流傳耳目，庸陋取譏，《續集》尤為無識。……詞源於五代，體備於宋人，極盛於宋之末，元沿其流，猶能嗣響。」⁶⁹稱《草堂》「庸陋取譏」，所指很可能就是《詞綜》對《草堂》的嚴厲批評；而稱詞「盛於宋之末」，則是在朱彝尊宣揚其新詞學觀點之前，很少見到的說法。

再向後看，康熙四十六年(1707)，《御選歷代詩餘》刊刻，此書主要編纂者杜詔，在詞學上曾經得到過朱彝尊的指點，有詞〈三姝媚·朱竹垞先生為余品騫宋人詞有作〉，對南宋典雅派詞人姜夔、史達祖、張炎、周密則推崇備至，對柳永、蘇軾、黃庭堅則大加貶抑。乾隆時修《四庫全書》，於清初非官方通代詞選中，只收《詞綜》一家，在提要中對《草堂》的評價也不高，且多次引用《詞綜》，就理有固然了。⁷⁰朱彝尊的詞學宗尚，算是得到了官方的認可。

康熙中後期，朱彝尊詞論在江浙大行其道，山東闕里孔傳鐸、孔傳鈇兄弟以及遊幕者顧彩，詞學風尚卻頗不相同。從追和對象看，孔傳鐸只追和辛棄疾、蘇軾、秦觀，孔傳鈇亦只追和柳永、周邦彥、蘇軾，範圍狹小，看不出江浙詞壇宗尚南宋典雅詞派風尚的影響。從對他們詞作的評點，更能看出這群詞人的詞學觀念，還停留在康熙十七年以前的階段：「舅以永〔黃鄭瑀〕曰：單調欲其意盡又欲其不盡，似此方稱《草堂》勁敵。」⁷¹「此置諸《草堂》中，吾必曰美成」。⁷²這種對《草堂》的推崇語氣，與幾十年前順治時期，廣陵詞壇詞人對《草堂》的推崇並沒有太大差別。康熙四十八年(1709)顧彩編輯，孔傳鐸、孔傳鈇兄弟參訂的《草堂嗣響》，也反映出他們對江浙詞壇所發生的新變無動於衷。這一時期《詞綜》早已在宋詞選本中稱雄，其對《草堂》選詞「無目」的嚴厲批評也早已深入人心。此時顧彩及孔氏兄弟竟仍以《草堂嗣響》命名其詞選，說明他們對《草堂》的評價並沒有受到太多《詞綜》的影響。

對於《詞綜》中的詞學新風尚，即使在江浙新一代詞人中，也有接受有不接受的，可以兩個創作於後《詞綜》時代的詞人為例。吳應蓮，安徽休寧人，生於順治十

⁶⁹ 先著：〈發凡〉，載先著、程洪（輯）、劉崇德、徐文武（點校）：《詞潔》（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

⁷⁰ 參看于翠玲：《朱彝尊〈詞綜〉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46-72。

⁷¹ 孔傳鈇：《清濤詞》，收入《清詞珍本叢刊》，第11冊，頁801。

⁷² 同上注，頁935。

八年(1661)，其創作應該在康熙十七年《詞綜》刊刻以後，⁷³其全部十首追和之作都為《草堂》所收。⁷⁴他所用的「春閨」、「夏閨」等四時景之題，更證明追和所依據的底本正是《草堂》。他甚至還追和了《詞綜》中點名批評的胡浩然的詞作，可見他並沒有受到新詞學風尚的影響。另一位詞人侯嘉縉，浙江臨海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1697)，其創作更應在《詞綜》已經在詞壇獨步之時，⁷⁵其二十六首追和詞作也全部為《草堂》所收。從詞題看，他所和的詞也都是《草堂》中的版本，他甚至將《草堂》中的「春景」一類幾乎每首追和了一遍。⁷⁶不但如此，其同一調下和作的排列順序，也與《草堂》中原作的順序相同，可見作者確實是亦步亦趨按照閱讀《草堂》的順序來進行追和的。根據侯嘉縉〈阮郎歸·春景，和歐陽永叔韻〉一詞，更可大致判斷他所使用的《草堂》版本。這首詞的結句，早期洪武本作「畫梁雙燕棲」，嘉靖本作「華堂雙燕飛」，而萬曆四十二年(1614)本作「華堂雙燕歸」，由侯嘉縉和作的用韻情況，可知所和的是萬曆本。《草堂》明末版本眾多，在康熙十七年以後，一定還有大量留存於世。如果考慮到《詞綜》初刻本三十卷，補遺本三十六卷的規模，這本書相比只有四卷或者六卷的《草堂》，其價格定然不菲。可以推斷，對遊離於流派之外的更多詞人來說，他們對《草堂》的觀感，並不會因為《詞綜》對《草堂》的批判而改變。

由此，「一洗《草堂》之陋」的含義，也只能限於詞壇精英圈子的範圍內去理解。《詞綜》並沒有完全取代《草堂》，只是讓《草堂》在詞壇精英話語中變得更為無足輕重而已。在實際創作中，《草堂》仍然是許多人的學習範本，只不過他們並不是能夠經常發表詞論的專家而已。《草堂》實際上並沒有被《詞綜》擯除，在江浙以外，仍有大

⁷³ 其小傳見張宏生(主編)：《全清詞·順康卷補編》(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649。

⁷⁴ 其追和之作為：〈千秋歲·九峰春遊醉歸，用秦少游韻〉、〈玉漏遲·秋閨，用宋子京韻〉、〈鬪百花·百般紅紫鬪芳菲，用柳耆卿韻〉、〈傳言玉女·詠梅，用晁叔用韻〉、〈法曲獻仙音·夏閨，用周美成韻〉、〈東風齊著力·春閨，用胡浩然韻〉、〈念奴嬌·春閨，用李易安韻〉、〈寶鼎現·秋夜懷胡紹文，用康伯可韻〉、〈賀新郎·夏閨，用東坡韻〉、〈玉女搖仙佩·冬閨，用柳耆卿韻〉。

⁷⁵ 其小傳見張宏生：《全清詞·順康卷補編》，頁2287。

⁷⁶ 其追和之作如下：〈阮郎歸·題黃山谷詠茶詞後，寄懷素堂都諫〉、〈玉樓春·題晏同叔春景詞後，寄懷晏楚蒙中〉、〈玉樓春·宮中詞，和後主韻〉、〈小重山·宮詞，和和凝韻〉、〈小重山·宮詞，和韋莊韻〉、〈臨江仙·宮詞，和鹿虔宸韻〉、〈玉樓春·天台，和周美成韻〉、〈點絳脣·詠天台，和蘇東坡韻〉、〈憶王孫·春景，和秦少游韻〉、〈如夢令·春景，再和少游韻〉、〈如夢令·春景，三和少游韻〉、〈浣溪沙·春景，和周美成韻〉、〈浣溪沙·春景，再和美成韻〉、〈浣溪沙·春景，三和美成韻〉、〈清平樂·春景，和趙德麟韻〉、〈阮郎歸·春景，和李後主韻〉、〈阮郎歸·春景，和歐陽永叔韻〉、〈眼兒媚·春景，和王元澤韻〉、〈眼兒媚·春景，和秦少游韻〉、〈柳梢青·春景，再和少游韻〉、〈玉樓春·春景，和宋子京韻〉、〈玉樓春·春景，和晏同叔韻〉、〈錦纏道·春景，再和子京韻〉、〈千秋歲·春景，再和少游韻〉、〈驀山溪·春景，和黃山谷韻〉、〈魚游春水·春景，和阮逸女韻〉。

量詞人奉《草堂》為圭臬。清末《草堂》又重新受到詞論家的青睞，可以說這與《草堂》走入尋常百姓家，也是有一定關係的。

結 論

《詞綜》的刊刻、浙西詞派的崛起所體現出的，是詞壇精英挑戰、轉變詞學宗尚風氣的經典案例。在通常的詞史敘述中，朱彝尊描述這一轉變的話語，為後代所繼承，壓抑了以《草堂》為代表的詞學舊勢力的影響，也遮蓋了詞壇宗尚風氣的轉變過程。追和詞的統計使我們對清初詞壇詞學宗尚及其轉變的過程，有了更客觀準確的參照：

第一，從清初追和詞統計中，可以看出《草堂》對清人創作的巨大影響，甚至可以說清初才是《草堂》被接受的黃金時代；而追和中所體現的《草堂》影響，是一種通俗詞學的影響。

第二，結合追和統計以及《詞綜》選目，可以見出，《詞綜》不但從言論方面，也從選詞方面刻意貶低《草堂》。對於流俗之作，有時是大力摒棄，有時是改頭換面，有時則是半接受半重塑的溫和處理。

第三，康熙十七年以後，《詞綜》取《草堂》而代之，其新詞學觀念到處傳揚，這一過程持續大約十年左右，期間遭遇各種抵制與不滿。從追和及其他情況來看，《詞綜》最終也並不能說是完全取代了《草堂》的影響，只是將它排擠出詞學中心而已。

附錄：清初追和詞統計初編

凡例：

- 一、詞調前標有「*」號者，為《草堂》所收詞作。此處統計所參考的《草堂》系統詞選，以明陳仁錫刊《類選箋釋草堂詩餘》為主，參以明洪武本《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
- 二、清初人所和詞有少數作者歸屬情況與現代學者所認定的不同。本文考察清初人所認識到的宋詞，因此一般仍按當時認定的作者歸屬來統計，對確屬誤題者加小注。
- 三、清初詞人追和岳飛〈滿江紅〉（怒髮衝冠）、王清惠〈滿江紅〉（太液芙蓉）兩詞甚多，但兩人並不是詞體專家，追和的詞學意義並不大，因此追和兩人的詞作沒有計入。

辛棄疾 295

〈賀新郎〉（把酒長亭說）40，〈滿江紅〉（過眼溪山）36，*〈水龍吟〉（渡江天馬南來）15，*〈鷓鴣天〉（枕簟溪堂冷欲秋）14，〈賀新郎〉（翠浪吞平野）11，〈賀新郎〉（甚矣吾衰矣）10，*〈沁園春〉（三徑初成）9，〈沁園春〉（杯汝來前）8，*〈念奴嬌〉（野棠花

落) 8, *〈祝英臺近〉(寶釵分) 7, 〈滿江紅〉(直節堂堂) 6, 〈鷓鴣天〉(撲面征塵去路遙) 5, 〈永遇樂〉(千古江山) 5, 〈卜算子〉(一以我為牛) 5, 〈採桑子〉(少年不識愁滋味) 5, 〈最高樓〉(長安道) 5, 〈漢宮春〉(亭上秋風) 5, 〈摸魚兒〉(問何年) 4, *〈摸魚兒〉(更能消) 4, 〈水龍吟〉(稼軒何必長貧) 4, 〈婆羅門引〉(落花時節) 4, 〈水龍吟〉(楚天千里清秋) 3, 〈鷓鴣天〉(不向長安路上行) 3, 〈漢宮春〉(秦望山頭) 3, 〈一枝花〉(千丈擎天手) 3, *〈念奴嬌〉(晚風吹雨) 2, *〈金菊對芙蓉〉(遠水生光) 2, 〈賀新郎〉(曾與東山約) 2, 〈賀新郎〉(路入門前柳) 2, 〈滿江紅〉(笳鼓歸來) 2, 〈水調歌頭〉(頭白齒牙缺) 2, 〈鷓鴣天〉(秋水長廊水石間) 2, 〈哨遍〉(池上主人) 2, 〈哨遍〉(蝸角鬥爭) 2, 〈沁園春〉(疊嶂西馳) 2, 〈南歌子〉(玄人參同契) 2, 〈太常引〉(一輪秋影轉金波) 2, 〈柳梢青〉(莫煉丹難) 2, 〈烏夜啼〉(江頭醉倒山公) 2, 〈一落索〉(羞見鸞孤卻) 2, 〈破陣子〉(醉裏挑燈看劍) 1, 〈水調歌頭〉(四坐且勿語) 1, 〈水調歌頭〉(今日復何日) 1, 〈滿江紅〉(紫陌飛塵) 1, 〈滿江紅〉(我對君侯) 1, 〈賀新郎〉(雲臥衣裳冷) 1, 〈賀新郎〉(濮上看垂釣) 1, 〈鷓鴣天〉(莫上扁舟向剡溪) 1, 〈鷓鴣天〉(陌上柔條初破芽) 1, 〈鷓鴣天〉(千丈陰崖百丈溪) 1, 〈鷓鴣天〉(是處移花是處開) 1, 〈卜算子〉(盜蹠儻名丘) 1, 〈卜算子〉(一飲動連宵) 1, 〈卜算子〉(一個去學仙) 1, 〈沁園春〉(我醉狂吟) 1, 〈六么令〉(倒冠一笑) 1, 〈西江月〉(萬事雲煙忽過) 1, 〈西江月〉(醉里且貪歡笑) 1, 〈瑞鶴仙〉(黃金堆到斗) 1, 〈瑞鶴仙〉(片帆何太急) 1, *〈蝶戀花〉(誰向椒盤簪彩勝) 1, 〈蝶戀花〉(洗盡機心隨法喜) 1, 〈六州歌頭〉(晨來問疾) 1, 〈生查子〉(高人千丈崖) 1, 〈生查子〉(梅子褪花時) 1, 〈烏夜啼〉(晚花露葉風條) 1, *〈千秋歲〉(塞垣秋草) 1, 〈東坡引〉(花梢紅未足) 1, 〈粉蝶兒〉(昨日春如) 1, 〈驀山溪〉(飯蔬飲水) 1, 〈尋芳草〉(有得許多淚) 1, 〈西江月〉(明月別枝驚鵲) 1, 〈踏莎行〉(吾道悠悠) 1, 〈小重山〉(綠漲連雲翠拂空) 1, 〈臨江仙〉(春色饒君白髮了) 1, 〈臨江仙〉(莫向空山吹玉笛) 1, 〈定風波〉(百紫千紅過了春) 1, 〈禦街行〉(闌干四面山無數) 1, 〈菩薩蠻〉(鬱孤臺下清江水) 1, 〈木蘭花慢〉(漢中開漢業) 1, 〈減字木蘭花〉(盈盈淚眼) 1, 〈西河〉(西江水) 1, 〈新荷葉〉(人已歸來) 1

蘇軾 213

*〈念奴嬌〉(大江東去) 62, *〈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 36,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20, *〈洞仙歌〉(冰肌玉骨) 8, *〈賀新郎〉(乳燕飛華屋) 8, *〈水調歌頭〉(落日繡簾卷) 5, *〈卜算子〉(缺月掛疏桐) 5, *〈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 5, 〈西江月〉(三過平山堂下) 5, *〈西江月〉(照野彌彌淺浪) 4, *〈哨遍〉(為米折腰) 4, 〈點絳脣〉(我輩情鐘) 4, *〈八聲甘州〉(有情風) 3, *〈水龍吟〉(楚山修竹如雲) 3, *〈南鄉子〉(霜降水痕收) 3, 〈哨遍〉(睡起畫堂) 3, 〈南歌子〉(師唱誰家曲) 3, *〈阮郎歸〉(綠槐高柳咽新蟬) 2, *〈滿庭芳〉(蝸角虛名) 2, 〈木蘭花令〉(霜餘已失長淮闊) 2, 〈滿庭芳〉(歸去來兮) 2, 〈無愁可解〉(光景百年) 2, 〈勸金船〉(無情流水多情客) 2, 〈浣溪

沙) (菊暗荷枯一夜霜) 2, *〈念奴嬌〉(憑高眺遠) 1, *〈南歌子〉(山與歌眉斂) 1, *〈西江月〉(點點樓頭細雨) 1, 〈滿江紅〉(捲絮風頭寒欲盡) 1, 〈少年遊〉(去年相送) 1,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1, 〈定風波〉(常羨人間琢玉郎) 1, 〈點絳脣〉(閑倚胡床) 1, 〈點絳脣〉(醉漾輕舟) 1,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1, 〈陽關曲〉(暮雲收盡溢清寒) 1, 〈陽關曲〉(受降城下紫髯郎) 1, 〈陽關曲〉(濟南春好雪初晴) 1, 〈三部樂〉(美人如月) 1, 〈行香子〉(一葉舟輕) 1, 〈蝶戀花〉(一顆櫻桃樊素口) 1, 〈定風波〉(與客攜壺上翠微) 1, 〈翻香令〉(金爐猶暖麝煤殘) 1

李清照 125

*〈鳳凰臺上憶吹簫〉(香冷金猊) 20, 〈聲聲慢〉(尋尋覓覓) 16, *〈醉花陰〉(薄霧濃雲愁永晝) 13, *〈念奴嬌〉(蕭條庭院) 13, *〈一剪梅〉(紅藕香殘玉簫秋) 7, *〈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 6, *〈怨王孫〉(帝里春晚) 6, 〈蝶戀花〉(暖日晴風初破凍) 6, 〈點絳脣〉(寂寞深閨) 6, *〈武陵春〉(風住塵香花已盡) 5, *〈怨王孫〉(夢斷漏悄) 5, 〈浣溪沙〉(鬢子傷春慵更梳) 4, 〈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 3, 〈浣溪沙〉(繡幕芙蓉一笑開) 3, 〈浣溪沙〉⁷⁷(樓上晴天碧四垂) 3, 〈如夢令〉(誰伴明窗獨坐) 2, 〈點絳脣〉(蹴罷秋千) 2, 〈浪淘沙〉(素約小腰身) 2, 〈浪淘沙〉(簾外五更風) 1, 〈醜奴兒令〉(晚來一陣風兼雨) 1, 〈漁家傲〉(雪裏已知春信至) 1

周邦彥 123

*〈蘭陵王〉(柳陰直) 7, *〈玉燭新〉(溪源新臘後) 6, *〈瑞龍吟〉(章臺路) 6, *〈霜葉飛〉(露迷衰草) 5, *〈花犯〉(粉牆低) 5, *〈瑣窗寒〉(暗柳啼鴉) 5, *〈蘇幕遮〉(隴雲沉) 4, *〈丹鳳吟〉(迤邐春光無賴) 4, *〈掃花遊〉(曉陰翳日) 4, 〈齊天樂〉(臺城路) 4, *〈滿路花〉(金花落燼燈) 3, *〈渡江雲〉(晴嵐低楚甸) 3, *〈西河〉(佳麗地) 3, *〈過秦樓〉(水浴清蟾) 3, *〈氏州第一〉(波落寒汀) 3, *〈蕙蘭芳引〉(寒瑩晚空) 3, *〈塞垣春〉⁷⁸(暮色分平野) 3, 〈看花回〉(秀色芳容明眸) 3, *〈解連環〉(怨懷難托) 2, *〈大酺〉(對宿煙收) 2, *〈六醜〉(正單衣試酒) 2, *〈紅林擒近〉(高柳春才軟) 2, *〈浪淘沙慢〉(晝陰重) 2, *〈六么令〉(快風收雨) 2, *〈法曲獻仙音〉(蟬咽涼柯) 2, *〈南鄉子〉(晨色動妝樓) 2, *〈繞佛閣〉⁷⁹(暗塵四斂) 2, 〈大有〉(仙骨清羸) 2, 〈一落索〉(眉共春山爭秀) 2, 〈一寸金〉(州夾蒼崖) 2, *〈意難忘〉(衣染鶯黃) 1, *〈滿庭芳〉(風老鶯雛) 1, *〈四園竹〉(浮雲護月) 1, *〈滿江紅〉(晝日移陰) 1, *〈應

⁷⁷ 《草堂》又作周邦彥詞。

⁷⁸ 程夢星和作一首誤題吳文英。

⁷⁹ 曹亮武和作一首誤題吳文英。

天長〉〈條風布暖〉1，*〈西平樂〉〈穉柳蘇晴〉1，*〈側犯〉〈暮霞霽雨〉1，*〈華胥引〉〈川原澄映〉1，*〈塞翁吟〉〈暗葉啼風雨〉1，*〈拜星月慢〉〈夜色催更〉1，*〈隔浦蓮〉〈新篁搖動翠葆〉1，*〈玉樓春〉〈桃溪不作從容住〉1，*〈浣溪沙〉〈水漲魚天拍柳橋〉1，*〈浣溪沙〉〈小院閒窗春色深〉1，*〈浣溪沙〉〈樓上晴天碧四垂〉1，〈長相思慢〉〈夜色澄明〉1，〈萬里春〉〈千紅萬翠〉1，〈鳳來朝〉〈逗曉看嬌面〉1，〈粉蝶兒慢〉〈宿霧藏春〉1，〈紅窗迴〉〈幾日來〉1，〈驀山溪〉〈樓前疏柳〉1，〈歸去難〉〈佳約人未知〉1，〈滿庭芳〉〈山崦籠春〉1，〈月下笛〉〈小雨收塵〉1，〈月中行〉〈蜀絲趁日染杆紅〉1

史達祖 109

〈萬年歡〉〈兩袖梅風〉44，〈東風第一枝〉〈巧沁蘭心〉15，*〈雙雙燕〉〈過春社了〉10，*〈綺羅香〉〈做冷欺花〉3，〈夜行船〉〈不翦春衫愁意態〉3，〈月當廳〉〈白壁舊帶秦城夢〉3，〈玲瓏四犯〉〈闊甚吳天〉3，〈蝶戀花〉〈二月東風吹客袂〉3，〈換巢鸞鳳〉〈人若梅嬌〉3，〈齊天樂〉〈闌干只在鷗飛處〉2，〈齊天樂〉〈鴛鴦拂破蘋花影〉2，〈齊天樂〉〈犀紋隱隱鶯黃嫩〉1，〈賀新郎〉〈同住西山下〉1，〈賀新郎〉〈花落臺池靜〉1，〈憶瑤姬〉〈嬌月籠煙〉1，〈三姝媚〉〈煙光搖縹瓦〉1，〈玲瓏四犯〉〈雨入愁邊〉1，〈瑞鶴仙〉〈館娃春睡起〉1，〈湘江靜〉〈暮草堆青雲浸浦〉1，〈東風第一枝〉〈草腳愁蘇〉1，〈東風第一枝〉〈酒館歌雲〉1，〈蘭陵王〉〈漢江側〉1，〈八歸〉〈秋江帶雨〉1，〈惜奴嬌〉〈香剝酥痕〉1，〈西江月〉〈西月澹窺樓角〉1，〈阮郎歸〉〈龍香吹袖白藤鞭〉1，〈杏花天〉〈扇香曾靠腮邊粉〉1，〈點絳脣〉〈山月隨人〉1，〈解佩令〉〈人行花塢〉1

張炎 81

〈南浦〉〈波暖綠粼粼〉23，〈青玉案〉〈萬紅梅里幽深處〉10，〈漁歌子〉〈漁歌子十解〉10，〈醉落魄〉〈柳侵闌角〉5，〈念奴嬌〉〈揚舲萬里〉4，〈大聖樂〉〈隱市山林〉2，〈八聲甘州〉〈記玉關〉2，〈解語花〉〈行歌趁月〉2，〈瑤臺聚八仙〉〈秋水涓涓〉2，〈桂枝香〉〈晴江迴闊〉2，〈綺羅香〉〈萬里飛霜〉2，〈探芳信〉〈坐清晝〉1，〈長亭怨〉〈小橋流水〉1，〈燭影搖紅〉〈舟艤鷗波〉1，〈瑣窗寒〉〈亂雨敲春〉1，〈高陽臺〉〈接葉巢鶯〉1，〈慶清朝〉〈淺草猶霜〉1，〈解連環〉〈楚江空晚〉1，〈疏影〉〈黃昏片月〉1，〈新雁過妝樓〉〈風雨不來〉1，〈掃花遊〉〈煙霞萬壑〉1，〈紅情〉〈無邊香色〉1，〈綠意〉〈碧圓自潔〉1，〈木蘭花慢〉〈錦街穿戲鼓〉1，〈臺城路〉〈雲多不記山深淺〉1，〈華胥引〉〈溫泉浴罷〉1，〈渡江雲〉〈山空天入海〉1，〈梅子黃時雨〉〈流水孤村〉1

秦觀 78

〈千秋歲〉〈水邊沙外〉14，〈柳梢青〉〈岸草平沙〉6，*〈金明池〉〈瓊苑金池〉4，*〈鵲橋仙〉〈纖雲弄巧〉4，*〈踏莎行〉〈霧失樓臺〉4，*〈滿庭芳〉〈山抹微雲〉4，*〈望海潮〉〈梅英疏淡〉3，*〈風流子〉〈東風吹碧草〉2，*〈搗練子〉〈心耿耿〉2，*〈阮郎歸〉

(湘天風雨破寒初) 2, *〈畫堂春〉(東風吹柳日初長) 2, *〈滿庭芳〉(曉色雲開) 2, *〈桃源憶故人〉(玉樓深鎖薄情種) 2, 〈夢揚州〉(晚雲收) 2, 〈阮郎歸〉(瀟湘門外水準鋪) 2, 〈醉鄉春〉(喚起一聲人悄) 2, *〈鷓鴣天〉(枝上流鶯和淚聞) 1, *〈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 1, 〈江城子〉(清明天氣醉遊郎) 1, *〈八六子〉(倚危亭) 1, *〈憶王孫〉⁸⁰(萋萋芳草憶王孫) 1, *〈眼兒媚〉(樓上黃昏杏花寒) 1, 〈滿園花〉(一向沈吟久) 1, 〈浣溪沙〉(錦帳重重卷暮霞) 1, 〈憶秦娥〉(暮雲碧) 1, 〈踏莎行〉(曉樹啼鶯) 1, 〈沁園春〉(宿靄迷空) 1, 〈長相思慢〉(鐵甕城高) 1, 〈蝶戀花〉(並倚香肩顏鬪玉) 1, 〈蝶戀花〉(曉日窺軒雙燕語) 1, 〈如夢令〉(門外鴉啼楊柳) 1, 〈如夢令〉(遙夜沈沈如水) 1,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 1, 〈如夢令〉(幽夢匆匆破後) 1, 〈望海潮〉(星分牛斗) 1, 〈望海潮〉(秦峰蒼翠) 1, 〈漁家傲〉(門外平湖新雨過) 1

柳永 68

*〈雨霖鈴〉(寒蟬淒切) 8, *〈爪茉莉〉(每到秋來) 7, *〈八聲甘州〉(對瀟瀟) 6, 〈多麗〉(鳳凰簫) 6, 〈卜算子慢〉(江楓漸老) 5, *〈玉女搖仙佩〉(飛瓊伴侶) 4, *〈十二時〉(晚晴初) 3, *〈望海潮〉(東南形勝) 3, 〈少年遊〉(參差煙樹灞陵橋) 3, *〈醉蓬萊〉(漸亭皋葉下) 2, *〈戚氏〉(晚秋天) 2, *〈玉蝴蝶〉(望處雲收雨斷) 2, 〈夜半樂〉(凍雲黯淡天氣) 2, *〈二郎神〉(炎光初謝) 1, *〈夏雲峰〉(宴堂深) 1, *〈鬪百花〉(煦色韶光明媚) 1, 〈鳳銜杯〉(追悔當初孤深願) 1, 〈集賢賓〉(小樓深巷狂遊遍) 1, 〈洞仙歌〉(嘉景) 1, 〈兩同心〉(佇立東風) 1, 〈少年遊〉(日高花樹懶梳頭) 1, 〈笛家弄〉(花發西園) 1, 〈安公子〉(遠岸收殘雨) 1, 〈燕歸梁〉(織錦裁編寫意深) 1, 〈玉樓春〉(有個人人真攀羨) 1, 〈望遠行〉(長空降瑞) 1, 〈柳腰輕〉(英英妙舞腰肢軟) 1, 〈鵲橋仙〉(屈征途) 1

姜夔 58

〈長亭怨慢〉(漸吹盡) 16, 〈疏影〉(苔枝綴玉) 12, 〈暗香〉(舊時月色) 7, 〈側犯〉(恨春易去) 7, 〈惜紅衣〉(簟枕邀涼) 6, 〈揚州慢〉(淮左名都) 4, 〈眉嫵〉(看垂楊連苑) 1, 〈翠樓吟〉(月冷龍沙) 1, 〈琵琶仙〉(雙槳來時) 1, 〈探春慢〉(衰草愁煙) 1, 〈清波引〉(冷雲迷浦) 1, 〈齊天樂〉(庾郎先自吟愁賦) 1

歐陽修 54

*〈朝中措〉(平山欄檻倚晴空) 23, 〈玉樓春〉(西湖南北煙波闊) 5, 〈涼州令〉(翠樹芳條颯) 4, 〈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 4, 〈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 2, *〈蝶戀花〉

⁸⁰ 《草堂》系統作秦觀詞，實為李重元詞。

〈庭院深深深幾許〉1，〈清商怨〉（關河愁思望處滿）1，〈洛陽春〉（紅紗未曉黃鸝語）1，〈浣溪沙〉（雲曳香綿彩柱高）1，〈減字木蘭花〉（樓臺向曉）1，〈玉樓春〉（江南三月春光老）1，〈浪淘沙〉（把酒祝東風）1，〈阮郎歸〉（雪霜林際見依稀）1，〈採桑子〉（輕舟短棹西湖好）1，〈採桑子〉（春深雨過西湖好）1，〈採桑子〉（畫船載酒西湖好）1，〈採桑子〉（群芳過後西湖好）1，〈採桑子〉（何人解賞西湖好）1，〈採桑子〉（荷花開後西湖好）1，〈採桑子〉（殘霞夕照西湖好）1，〈採桑子〉（平生為愛西湖好）1

蔣捷 37

〈金蕉葉〉（雲裏翠幕）9，〈女冠子〉（蕙花香也）10，〈霜天曉角〉（人影窗紗）3，〈白苧〉（正春晴）4，〈賀新郎〉（深閣簾垂繡）2，〈聲聲慢〉（黃花深巷）2，〈瑞鶴仙〉（縞霜霏霽雪）1，〈永遇樂〉（清逼池亭）1，〈賀新郎〉（渺渺啼鴉了）3，〈步蟾宮〉（玉窗掣鎖香雲漲）1，〈沁園春〉（老子平生）1

劉克莊 31

〈滿江紅〉（怪雨盲風）12，*〈賀新郎〉（深院榴花吐）7，〈水龍吟〉（先生放逐方歸）3，〈摸魚兒〉（怪新年）2，〈水龍吟〉（年年歲歲今朝）2，〈昭君怨〉（曾看洛陽舊譜）1，〈風入松〉（歸鞍尚欲小徘徊）1，〈水調歌頭〉（敕使竟空反）1，*〈賀新郎〉（思遠樓前路）1，〈木蘭花慢〉（病翁將耳順）1

黃庭堅 30

〈謁金門〉（山又水）6，*〈品令〉（鳳舞團團餅）4，〈歸田樂〉（對景還消瘦）2，*〈西江月〉（斷送一生惟有）2，*〈念奴嬌〉（斷虹霽雨）2，〈阮郎歸〉（烹茶留客駐金鞍）2，*〈驀山溪〉（鴛鴦翡翠）1，〈採桑子〉（馬湖來舞釵初賜）1，〈少年心〉（對景惹起愁悶）1，〈歸田樂〉（暮雨濛階砌）1，〈憶帝京〉（銀燭生花如紅豆）1，〈驀山溪〉（稠花亂葉）1，〈滿庭芳〉（北苑龍團）1，〈南歌子〉（郭泰曾名我）1，〈兩同心〉（秋水遙岑）1，〈阮郎歸〉（歌停檀板舞停鸞）1，〈南鄉子〉（臥稻雨餘收）1，〈清平樂〉（黃花當戶）1

陸遊 27

〈玉樓春〉（三年流落巴山道）3，〈沁園春〉（孤鶴歸飛）3，〈戀繡衾〉（不惜貂裘換釣篷）2，〈謝池春〉（賀監湖邊）2，〈雙頭蓮〉（華鬢星星）2，〈沁園春〉（粉破梅梢）2，〈漢宮春〉（羽箭雕弓）2，〈鷓鴣天〉（看盡巴山看蜀山）1，〈隔浦蓮〉（騎鯨雲路倒景）1，〈點絳脣〉（采藥歸來）1，〈好事近〉（揮袖別人間）1，〈青玉案〉（西風挾雨聲翻浪）1，〈月上海棠〉（蘭房繡戶厭厭病）1，〈夜遊宮〉（獨夜寒侵翠被）1，〈驀山溪〉（窮山孤壘）1，〈卜算子〉（驛外斷橋邊）1，〈安公子〉（風雨初經社）1，〈真珠簾〉（燈前月下嬉遊處）1

吳文英 17

〈惜黃花慢〉(粉靨金裳) 2, 〈鶯啼序〉(殘寒正欺病酒) 3, 〈畫屏秋色〉(堆枕香鬟側) 1, 〈滿江紅〉(雲氣樓臺) 1, 〈新雁過〉(夢醒芙蓉) 1, 〈倦尋芳〉(墜瓶恨井) 1, 〈掃花遊〉(水園沁碧) 1, 〈丁香結〉(香燭紅霏) 1, 〈六醜〉(漸新鵝映柳) 1, 〈霜花腴〉(翠微路窄) 1, 〈齊天樂〉(新煙初試花如夢) 1, 〈十二郎〉(素天際水) 1, 〈八聲甘州〉(渺空煙四遠) 1, 〈西子妝〉(流水麴塵) 1

賀鑄 17

* 〈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 11, * 〈薄倖〉(淡妝多態) 3, * 〈望湘人〉(厭鶯聲到枕) 2, * 〈臨江仙〉(巧剪合歡羅勝子) 1

王沂孫 14

〈南浦〉(柳下碧粼粼) 7, 〈掃花遊〉(商飆乍發) 4, 〈天香〉(孤嶠蟠煙) 1, 〈長亭怨〉(泛孤艇) 1, 〈露華〉(紺葩乍坼) 1

周密 14

〈一枝春〉(簾影移陰) 3, 〈聲聲慢〉(瑤臺月冷) 2, 〈拜星月〉(膩葉陰清) 1, 〈瑤華〉(朱鈿寶玦) 1, 〈宴清都〉(老去閒情懶) 1, 〈滿庭芳〉(玉沁唇脂) 1, 〈齊天樂〉(清溪數點芙蓉雨) 1, 〈水龍吟〉(舞紅輕帶愁飛) 1, 〈夜行船〉(寒菊欹風棲小蝶) 1, 〈高陽臺〉(小雨分江) 1, 〈玲瓏四犯〉(波暖塵香) 1

朱敦儒 11

* 〈念奴嬌〉(見梅驚笑) 3, * 〈滿路花〉⁸¹(簾烘淚雨干) 3, * 〈念奴嬌〉(插天翠柳) 1, * 〈念奴嬌〉(別離情緒) 1, * 〈西江月〉(世事短如春夢) 1, 〈相見歡〉(東風吹盡江梅) 1, 〈桃源憶故人〉(雨斜風橫香成陣) 1, 〈減字木蘭花〉(劉郎已老) 1

張先 10

* 〈天仙子〉(水調數聲持酒聽) 5, 〈一叢花〉(傷高懷遠幾時窮) 2, * 〈醉落魄〉(雲輕柳弱) 1, 〈謝池春慢〉(繚牆重院) 1, 〈師師令〉(香鈿寶珥) 1

⁸¹ 實為周邦彥詞，《草堂》系統作朱詞。

康與之 10

*〈寶鼎現〉(夕陽西下) 2, *〈漢宮春〉(雲海沉沉) 2, *〈瑞鶴仙〉(瑞煙浮禁苑) 2,
*〈金菊對芙蓉〉(梧葉飄黃) 2, 〈洞仙歌〉(若耶溪路) 1, 〈喜遷鶯〉(秋寒初勁) 1

The *Caotang shiyu* and the Change in *Ci*-poetics in Early Qing: A Study of *Zhuihe* 追和 Compositions

(Abstract)

Zhang Yulong

The reception of the *Caotang shiyu* (CTSY) 草堂詩餘 in the early Qi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changes in the literary discourse on Song-*ci* poetry that took place during this period. In his highly influential *Cizong* 詞綜, Zhu Yizun 朱彝尊 (1629–1709) claimed that the CTSY had adversely affected the practice of *ci*-composition in the Ming and early Qing, a criticism that later became the basis for orthodox discourse on *ci*-poetics. This discourse, however, was marred by vague and inaccurate discussions.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zhuihe* compositions of the early Qing, i.e. compositions set to the rhyming schemes of works by previous autho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stylistic practice of the tim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pular aesthetics exemplified in the CTSY seem to have enjoyed great prevalence among contemporary poets, a preference that Zhu made a conscientious effort to undermine by adopting a different set of selectional strategies for his own compilation. But it was to be another decade before the new fashion advocated by Zhu finally gained acceptance as the standard practice in *ci*-writing.

關鍵詞：清初 追和詞 《草堂詩餘》 《詞綜》

Keywords: Early Qing, *zhuihe* compositions, *Caotang shiyu*, *Cizong*

